

富屯溪

小说·民间故事选

1989 10



小说·民间故事选

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

(1 9 4 9 — 1 9 8 9)

福建省顺昌县 文化局 编
文 化 局 联 文

1
117
27
56
2
111
47
83
19
22
41
09
12
76

I 207.427/00/1

目 录

前 言.....	编 者	1
----------	-----	---

· 小 说 ·

骑士荣誉勋章被盗（中篇）.....	吴 文	117
千里追捕（短篇）.....	吴孔宣	27
野妹子与快乐的书獃子（短篇）.....	王平平	56
海上歼匪（短篇）.....	吴 文	2
信（小小说）.....	温 泉	111

· 民间故事 ·

刘伯温在福建的传说.....	高中良	47
闽北物产传说.....	吴 文	83
联奎塔与三元祠的传说.....	郑钟立	19
皇孙街.....	雷呈祥	22
鸡公石的传说.....	李宝书	41
火神吴公太尉.....	吴 文	109
金针白玉饭.....	郑茂高	112
三根金羽毛.....	高中良	76

老实人和他的“朋友”	高中良	100
何仙姑掘井	吴文	74
杨八妹智破五里岚寨	郑茂高	70
玉叶金花	李水根	43
止马有黄金	吴文	149
仙鹤草的来历	李水根	45
戒赌亭	陈火英	55
兄弟树兄弟花	高中良	95
田螺的传说	高中良 范织芸	106
“金嵌玉印红嘴绿英哥”菜的由来	王云传 吴文	147
常山治疟疾	李水根	115
四月初八炸米花	张小荣 吴文	151

· 附 录 ·

顺昌县小说获奖者	(44)
顺昌县省作家协会会员名单	(116)
顺昌县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名单	(116)

前 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顺昌县文学创作出现空前繁荣的局面。一九八四年三月文联成立以后尤其涌现一批新人新作。改革开放十年期间，顺昌县业余作者每年约有十五至二十篇文学作品发表于省内外或全国性报刊杂志，近两年又突破中篇小说领域。虽然起步稍慢，水平不如其他兄弟县市，但已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值此建国四十周年之际，我们决定编选本县作者近几年发表在省级报刊杂志以上的小说、民间故事成书，作为我们向共和国四十周年诞辰的献礼。在编选此书时，既考虑到思想性与艺术性相结合，也顾及读者喜闻乐见健康可读通俗趣味。又因篇幅限制，并未把全部的发表的作品编入于此，而只选其中一小部份入书。因编者水平限制，有可能漏编佳作而入平庸。又因需赶在节日前成书资料未及征集齐全而出现漏编作者的情况，只好请求见谅。

愿这本小书能得读者的喜爱与指正。

今后，在经济条件许可下，我们还将陆续汇编我县业余作者的散文、诗歌佳作以及其他艺术作品的选集。

编 者

一九八九年十月

海上歼匪

吴 文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列宁

开 头

从海湾冉冉升腾的薄雾把东冲半岛覆盖。长满松林和金毛狗草的山坡滴下了昨夜的眼珠。远道而来的沈流，手捧一束野花，特地穿了一身三十四年前沾上血迹的旧军装，伫立在一座无名墓前默默落泪。他干嘛来到这寂寞的海湾？！

墓顶有两棵松树，树下有几丛杜鹃。五月的鸟曾来这里为烈士泣血吗？

墓侧有几丛黄栀，栀边有几株苦苣。黄蕊的野菜是为英烈开放苦菜花吗？

沈流刚想弯腰献花，却发现墓顶有一束凌乱扎成的野花。从墓前杂草东倒西歪与断叶残茎看来，有人比沈流早一步来过这里？！

是谁知道这长眠异乡山地的死者？就是从山东农村打到海湾岛屿的徐铁牛台长呢？

明天就是“八一”建军节了。三十四年前的今天，那场海上遭遇战——也是阻击战，他至今记忆忧新呐……

—

那年夏天，一股海匪被我军追赶到北茭海面上。他们占据霞浦闽峡对面的浮阴、西洋两岛，打家劫舍，抢夺渔船和过往商船。为首的匪魁叫黑鲨，他原是溃逃的交警分队长。集合几十个从大陆上溃散的亡命之徒，抢了两艘商轮，在船上堆沙包、装小炮，自诩为“小兵舰”，不断袭击我沿海新建立的区、乡政权，断了从上海至闽江口的运输线。解放军部队进剿，他上船就溜，部队回到陆上，他趁隙又把带人带回浮阴、西洋两岛。追得紧了，黑鲨就率众向马祖岛国民党军队去；放得松了，黑鲨敢摸上岸烧掠渔村，就把电台见习报话员海旦家烧杀殆尽，只剩下死里逃生参军剿匪报仇的海旦一人。

所以，东冲湾进驻水兵师护航炮连，就是要在北茭与马祖、浮阴西洋各岛之间拉一条阻击链，便于我军进剿海匪时，黑鲨没法溜船跑掉。

师部电台台长徐铁牛说：“师长跟俺上一条船，这任务能不重要嘛？”可见战机紧迫。

这山东的矮墩汉子最苦恼的是自己不习水性，耽心的是沈流这学生仔会不会经得起这次考验？最害怕的是海旦报仇过分心切，或许会断送梁家这根独苗单丁。

什么时候开始行动呢？电台设在长满松树的本村最高点的一幢小木楼上。外界的情报信息通过无线电波向师长传递。但是，十天过去了，只有“练兵待战”的指令。

东冲湾在等待战斗……

七月的东冲湾，海风也是热的，并带有一股鱼腥咸涩味。海湾的沙滩礁岩间，怒气冲冲的举钳毛蟹被迫钻入泥洞

把往日弹涂鱼天下的滩际让给绿军装水兵战士。浪桥在眼花瞭乱、天旋地动下晃来晃去，刺杀声给滩泥留下深深的脚印：赤脚的、草鞋，山东布帮的、河北千层底的……给东冲湾的渔民以坚实可靠的印象。拖着鼻涕光腚的孩子，终日守在岩上看练兵，看学狗爬开始的军人。

村子小学，那蓬头乱发的眼镜先生，热情洋溢地教孩子们唱，

鸡呀鸭呀送到那里去？

慰劳咱们的解放军。

爱儿爱海哟，爱儿爱海哟，

慰劳咱们的解放军……

歌声传到电台住地小楼，海旦忍不住取下耳机离开，靠近窗棂。这是个刚满十六岁的渔村孤儿，长得瘦高黝黑。两个大眼睛充满仇恨与机灵。徐铁牛称他是苦大仇深，因而教他守机时间长，又兼密码翻译。他在等待亲手杀死黑鲨的时机。几次要求到炮船上当马克沁重机枪手。他咬牙功齿说：

“我要把海匪全撩倒，在黑鲨身上打出筛子眼来……”

父母的血，渔村茅屋的火光冲天，使当时才十四岁的孩子跟着部队走了。但是海旦还会在报话机前折纸船玩，全然忘记联络时间。那高大魁梧的摇机班长会把满是络腮胡的脸挨过来说：“海旦！该摇机了吧？！”眼色慈祥又含着长辈的责备。

海旦脸颊发烧似的，急急忙忙丢掉纸船，呼叫起来：

“XTKV！ XTKV！ QRM呼叫！ QRM呼叫！……”

XTKV是省军区电台，海旦就在杂乱的无线电干扰声中寻找到熟悉、有点嘶哑的讯号，期待突如其来的出击令。

但是命令还是“ZNN”（无事）“滴滴滴嗒滴嗒！”

（再见）。

小楼的窗正对海滩。海旦看到，电台的另一个报话员沈流，正坐在练兵场的高岩上，低头写着什么。

“学生仔爱诗，听说是写情诗……”海旦默默笑了。

摇机班长正扑在手摇马达上发出呼噜声。他就有这个本事，能抓紧时机休息。据摇机员们说，班长从山东进军南下时，能一边赶路，一边走着睡觉，想来是真的？！

那沈流忽然站立起来。有人朝他走来。

原来是通讯连送信的小孩挎着大邮袋。他从袋里取出许多远方的情意与温暖分赠给战士们，有人踊跃欢叫，也有人拧眉沉思。

脸色白晰的沈流浓眉一耸，大眼睛突然痴呆了。手上的信被他撕成小蝴蝶，飞落在海滩腥泥上。

一直沿着浅水学游泳的电台台长徐铁牛从水中站立起来，把粗短的手掌往宽脸膛上一抹，小平头上水珠闪着阳光，朝沈流大步走来。

徐铁牛是山东烟台附近村子的一个雇工，当过师长的通讯员、马夫。后来师长让他进工农速成中学念了一年书，又转入通讯兵第三团学报话机。他是咬着牙学会收发电报的——因为这是党的需要。按他的话是“俺情愿挑炮筒扛机枪，也不学这种洋玩意……”他不是按电键，是在“敲榔头”。他抄的电码，每个阿拉伯字都会躺到格子边去。有好几次他想回去当马夫，师长就让他看苏联影片《马克辛在维堡区》，看他那初当银行行长的窘态，说：“我们共产党人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什么事不能干？什么难不能克？什么事学不会？”问得这矮壮汉子结结巴巴圆瞪牛眼。现在又叫铁牛领着他这个报话机台，三个报话员外加一个十二人的摇机

班。这既不是冲冲杀杀就完了，也不能动不动就靠说“俺是大老粗”来顶账。这电台，可关系到全军的安危。

电台三个人。徐铁牛能保证自己临危不惧，从沂蒙山一直打到大上海，剿个把海匪算什么？对海旦，他也一百个放心。成天向他嘀咕要报仇雪恨的孩子能信不过吗？三代贫农。就是沈流，家庭是教师，算是小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按理论分析是“动摇不定”分子。他能不注意沈流的战前情绪吗？“白面书生是不会打仗的……”徐铁牛当初就不想要沈流进入电台。可是师长严肃地说：“铁牛！革命需要大批知识分子参加，特别电台是科学，科学是要文化的，要用尽心思动脑筋的。你能行吗？”

徐铁牛没词了。无论收发电报或快速译电文，他都赶不上比他小三岁的沈流。但他还有些看法：“我要是念上几年书，不落生在穷人家，怎么会比你差？”直到一个月前部队进驻闽峡时，沈流换下徐铁牛班抄收一份天电干扰很厉害的军区急电，使得部队从闽峡郊外驻地及时转移，免于遭受海匪突然袭击，电台立了一功，这才使这位固执的台长转变对沈流的看法：“还是学生仔行……不过……”现在这“不过”就来了。沈流在哭！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十八岁的哥哥掉了眼泪，不是家信报耗，就是情人远离。徐铁牛虽是没多少文化，人间的温情还是明白。他俯地从狗泳式浅水声中蹿起来问沈流道：“你说！是不是那公安师的小姐——叫什么来着？对……叫张忆游的对你负心啦？俺就看不惯那唱啊跳啊，还没有俺找的那个童养媳……”

“台长！我没事！”沈流忍着泪转过身去，“走！我教你游泳！”沈流的手颤抖着，那卷白纸诗稿（给海旦猜着

了！）被捏成一团。他怎能在这前线对徐台长说心在流血？在通讯兵第三团时偶然邂逅，成了情人的张忆游突然接到转业通知，不跟着到浮阴、西洋两岛对岸的登陆部队来了，她被派到省城地方医院当护士。这也没什么，随同她一块的文工团分队长突然宣布她与工农相结合，婚礼就在“八一”建军节举行。这是晴天一霹雳！能不伤心弹泪么？！沈流纵身跳进海，哽咽着喊：“台长！就这么游！就这么游！”他拼命向深处洄去，好象在追逐失去的爱。

“沈流！你还没脱军装呢！快回来！”古铜色的胴体在阳光下闪烁着！几个摇机班的战士都奔过来，吓得滩涂上的小蟹，弹涂鱼纷纷闪避逃亡。

能不难受吗？心里的爱没有了。徐铁牛曾经听过党团小组的汇报，沈流把每月十一元正班级津贴除交团费、买牙膏外，全寄给那个姓张的小姐。现在，用什么话去安慰他呢？

一个摇机战士问：“台长！要不我去追他回来？”这战士是厦门解放时过来的，他精通水性，外号“水鬼”。徐铁牛灵机一动，突然牛眼发亮，冲到沈流写诗的高崖上，用喇叭似的大嗓门喊了起来：“沈流——！沈流！加急电报！加急电报！”

一听是加急电报，海滩的练兵者全都侧耳伫立了。

热血仿佛在每一个战士的血管里奔突呼唤，还有什么比战斗号召更吸引军人的心？沈流迅猛地往回洄游。徐铁牛舌头“嗒得”一响，表示心中得意——此计成功！

也真凑巧，海旦飞舞着一张电报从东冲村坡朝码头海湾奔来。他拿的可真真正正是省军区的“三A”电报，一份命令护航炮连出击的电报！

真是兵贵神速，不过一顿饭功夫，东冲湾就充满震耳欲聋的马达群鸣。

双目炯炯有神，矮小精悍的师长在水兵中间。只有当他用响亮的雄壮嗓音发号施令时，人们才看得出在轮舵小室里用望眼镜向四周海域探测的这位军人，是一位威风凛凛的首长。

电台就和师长一条船，代号是“泰山”。

徐铁牛在驾驶台船桅上架好斜天线，向师长报告说：“一切准备就绪。”师长满意地点头，露着赞赏的笑意。徐铁牛立刻下到甲板上注意电台布局。

“把报话机放进前舱，对……就是那六〇炮锚栓后。”

舱盖被揭开了，一股霉味从舱房里直冲鼻腔。海旦抱着电池与抄报纸打了一个喷嚏嘟着嘴说：“这也算炮船？”

初建海军，水兵穿的也是粗布绿色军装。单桅木帆船船头装上一门六〇炮，船尾加一挺马克沁重机枪，中舱安一台海克力斯柴油机，这便是机帆船第一护航炮船。前船舱像一口井似的与中舱隔绝，原是远航时用来贮备粮食或淡水的，如今因为近海战斗，战士人人都发干粮，这舱里用来放报话机和两个报话员刚好。手摇电机就只能摆到小炮后的甲板上了。

看到沈流坐在船舷发呆，徐铁牛不由皱起眉头。他毅然说：“海旦！还是我们两个进舱守机……沈流！你负责版密啦！”他虽然觉得有些呛人，还是跳进井舱里去。

沈流从茫然中应了一声又沉思冥想了。

多美的弯弯曲曲的海湾！水是湛蓝的深，山是嶙峋的

怪。傍晚的夕阳映起金光反照，船队有节奏地惊起海鸟。这就是进军三都港的航道。一轮圆月冉冉升起，一切都变得神秘莫测，谁也猜不透薄纱般升腾起夜雾的海天处有什么危机。

沈流虽然家住海边城市，却不曾真正上船远航。此刻，他的心如刀剐鼠啃。他似乎看到火光冲天，被海匪烧掠的渔村！他记得海旦向师长哭诉要求参军报仇的情景，后来他们就同时被送到通讯兵三团训培电台业务。这那能忘记？！他似乎又看到那小妞在向他喁喁低语……，人民的委托与个人的希望痛苦地交织着心电图。沈流那能不要努力摆脱心的困窘呢！

船队停在北茭湾吃晚饭，发罐头和饼干。

海旦钻出船舱、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本想下船，到北茭观察所透过望远镜瞧马祖岛国民党军队翻杠子、挖工事，台长不让下船，说天一黑，船队就要出发到北茭海面上游弋。

海旦叹了一口气，把领来的干粮藏到前舱，就四处寻找起来。

沈流问：“你找什么？”

海旦诡谲地眨眼，弯腰走到船舷，细声说：“台长有一支卡宾枪，你我拿什么打仗？用削铅笔的小刀？”

电台原来只有摇机班有站岗守台用的步枪，是日本老套筒三八大盖式。这回出海，多发给台长保管一支卡宾枪。师长说：“你们的仗要在报话机上打……”这样，海旦要想亲手杀几个海匪报仇雪恨，要枪点仇人黑鲨怎能办到？

沈流灵机一动说：“你不会向大家分几颗手榴弹？我看到后舱马克沁重机枪边有好几箱、箱盖都打开了的。”

“我去摸几条‘鱼’……”还没说完海旦就一溜烟往后舱去。

这时，徐铁牛正在驾驶台小室里一边扒饭，一边向师长汇报沈流的思想情况，他结结巴巴说：“我对这学生仔确实放心不下……”他希望细心倾听的师长会把沈流送到北茭岸上。可是师长突然认真地问：

“小徐！你谈过恋爱吗？你知道爱情是怎么回事吗？你知道什么叫失恋？”

矮墩墩的徐铁牛目瞪口呆，脸红耳赤，咽下嘴里的饭，说：“我不懂什么乱爱，俺家是童养媳……”

师长爽朗地大笑起来，拍拍他宽肩说：“我们应当同情沈流。不过，我相信他也是一个战士。”

徐铁牛走下驾驶台，想：恋爱究竟是怎么回事？能使一个青年人丧魂落魄吗？这可比什么武器还厉害啦！

一声悠长的号音在海湾里回荡，这是船队起航的信号。

三

从北茭湾出去就是外海了，谁知道今天的海会怎样呢？根据北茭观察哨报话台抄收的气象预报，凌晨海面上有六级以上的大风和暴雨。瞧那天边的一丝风云！

每个水兵都知道，当海发怒时，黑云是它卷起的怒发，巨浪是它骂人的喷沫，海水也是它黑色的丧服。

然而，水兵只当这是严厉的父亲在发怒。因为海是祖国的领海。

护航炮连的船，在北茭与马祖之间的海面上游弋，等登陆队伍从闽峡冲过海峡，上了浮阴、西洋，敌人南逃时拦截它。同时，也防止国民党军队从马祖岛接应海匪。

沈流再没有心思观赏月下海上夜景了。三堆灯火闪烁在他心上：北茭、西洋、马祖。什么时候出现黑黝黝怪物？

海旦自前舱伸出脑袋，也许是出来透气吧？他的舌头在黑暗中一伸又缩回去了。

徐铁牛持着手电、拿着马蹄钟走过来，他显然有些不适应海上颠簸，有一股东西想翻胃而出。他强自忍住了，把身上的方形胶质雨布拿下披到沈流身在。“台长！你自己用吧！我不冷！”

“你会受凉的，还有海浪！浪大着呢！”

马蹄钟正指着七点五十分，刚入夜呢！

联络时间快到了。作战时刻不用电键只用话筒，为了迅速翻译，用的是半明半密的版密（一种把密码及名词画在硬纸版上拖布带对密码的东西）。徐铁牛想：让沈流搞翻译更容易发挥特长，又怕海浪打湿版密，就把胶质雨布给了沈流。

海面十分平静。天上，大熊星座隐约在一团白光里，银河边不是有牛郎织女星吗？沈流的心象挨了一下螯，他又开始努力摆脱无形的束缚了。

黑暗中，海克力斯柴油机均匀地响着。一字阵的船队，马达声参差起伏，忽大忽小。海浪拍打着船舷。从船头望去，前船驶过处能发现有一道兰色的火花，那是海水中的磷质受到摩擦引起的奇景。

甲板上，战士们严阵以待。每人腰际都穿挂着软木救生圈。后舱机房上面的救生小船里有一些干粮和一桶淡水。

马蹄钟在并舱里滴嗒作响，每一下象敲在徐铁牛心上。他从山东沂蒙山打起，大小仗不知几多回，海上这种耐磨战真真没有遇过——敌人在哪里？阵地在哪里？什么时候才是

两军对垒？他不知道，也没把握。他探出头作了深呼吸问：

“沈流！看到讯号弹没有？”

“几点啦？”

“快八点啦！”

就在这个时候，黑糊糊的浮阴、西洋两岛上空猛的腾起三颗红色信号弹。甲板上的人刷地都站立起来仰着脑袋紧张注视夜空。

沈流兴奋得声音颤抖，俯伏到船舱边喊：“报告台长！部队登陆了！公安师上去了！”

海旦和台长都没回答，因为耳机里正听到对方联络台在呼叫。

师长在驾驶台上刚举起望远镜，报话机便传出登陆部队的呼叫：“泰山！泰山！我是东海五号！我是东海五号！运输任务胜利完成，部队顺利登陆，正向纵深发展！没有遇到敌人抵抗……”胜利消息不用密码，也能动摇溃军之心。

徐铁牛把电文记录拿出舱来交到驾驶台上。师长疑惑说：“难道黑鲨真上船溜走啦？……铁牛快回电：务必拦歼逃敌！”

“摇呀！”海旦火急火燎地向摇机班长喳喳。手摇马达第一次在甲板上轰隆响了起来。沈流知道发话比发报电压输出要多，就过来帮助络腮胡子班长摇机。

打厦门缴获得来的V101B报话机好用得很，感谢国民党军队与美国大兵的“馈赠”。海旦的稚音从船舱中送出：

“哈罗！哈罗！东海五号！东海五号！泰山回答！泰山回答！……”

船桅下驾驶台上站着一个观察哨，他就是海滩上想叫回沈流的“水鬼”。此刻，他发现北面西洋岛方向出现两个黑

糊糊的东西：“报告师长！有两艘船出现在北面海上！”

“注意观察！”师长回答，随后走下驾驶台到井舱口低头叫：“小徐……快把收话喇叭打开！”

暗灰色的北边海面上，果然有两艘自郑和下西洋至今仍无太多变化的三桅大渔船轮廓。“这大概就是黑鲨自称‘小兵舰’的逃命船吧？……”沈流紧张地注视着。

“升帆！停止机器运转”为避免噪音引起海匪不敢靠拢，必须伪装成讨海的渔船。

敌船的轮廓越来越大。显然，这帮杀人越货的家伙不知有海上埋伏。

“泰山！泰山！东海五号向你报告！岛上海匪去向不明，去向不明……”报话机的喇叭声传出了井舱。徐铁牛却翻出舱口，扑到沈流身边，在船舷呕吐起来。雄狮般的壮士，竟被晕船搅翻了五腑六脏。

沈流慌忙掏出一包仁丹撕开，塞给台长，可是，因为慌张，大都撒到甲板跳到海里了。

“唉！真操蛋！啊……啊！”徐铁牛连胃酸也翻出来，诅咒这晕船毛病，诅咒这些该死的海匪：“有种的为什么不在陆地上拼刺刀……”。眼看黑糊糊敌船轮廓更清晰了。

观察哨喊：“敌船进入射程！”

“落帆！发动物器！”师长下了命令，海克力斯柴油机重又怒吼起来。横着海面，沈流看到敌船上在打手电光，还有人在喊“什么人？不回答要开枪了！”因为顺风，话音虽然弱却听得清晰。

“徐钱牛！告诉各炮船，没有我的命令不准开火！师长赶到井舱口。

徐钱牛一翻身进入报话机旁，他也顾不得晕船了，拿过